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

大學衍義

卷十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為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
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
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禦也放淫辭放驪而邪遠之也邪
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
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彼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
遷所記自騶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
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
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
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為我疑於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

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
義者任理而無情揚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
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
愛墨瞿於親踈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
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
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揚朱專於爲
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瞿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
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
其身揚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
愛必自親始墨瞿愛無等差而視其至親無異衆
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大
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揚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
道不明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說得以誣罔民聽
塞絕正理正理絕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
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
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
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
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
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

大綱亦從而墮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揀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度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指此而言以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云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為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為縱橫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其慘

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
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
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
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
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
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
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
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為不在孟子下詎不信
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實諸丞弼之地使
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
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
一江充實為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
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

武帝時人
作史記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

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眾今摭其易知者
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
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
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
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云牝

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皆晉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晉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鑿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

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

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
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
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斃耗生民者
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
辨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

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

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

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

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藥不得還到

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

見上上尊之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

發竒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而丹沙可以為黃

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

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
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又於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謂所書事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樂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多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

得僊人可致廼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

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

莫不搯擊

搯與扼同擊與腕同

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

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

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

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

盡多不讎

不讎無驗也

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

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

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

求之其道非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恠竒方者以萬數廼益發帑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

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三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不絕幾遇其真幾與真同太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

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為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

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闕帝意之惑乎然則亦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莫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僊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必義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証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則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恠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圖書謂讖緯記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泐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

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此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_始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生_有以赤伏符來上者_{符伏}

圖讖帝於是篤信之_知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

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

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間蓋

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

行其篡竊之謀光武_世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

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

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

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特足以

啓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

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

為甚後之為正義者復祖焉故

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

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

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_{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求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
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
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
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
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
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
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
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
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胡之君若石
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
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
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
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
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

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正始魏主
曹芳年號

是時司馬懿專國
晏蓋曹爽之黨

景元中常道鄉
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

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
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
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

未幾魏禪

于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今樂廣為
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
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
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
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
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比日尚浮誕廢職業

裴頠著宗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

未幾

惠帝立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頹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
弊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
者為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
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
桀紂或以為貶之大過甯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
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

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
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
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
小迷眾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
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
南其為戎乎

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弒殞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
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
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

為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
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
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為事物染著者
乃為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
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
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
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
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
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
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

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為主脩身以實踐為貴講學以實見為是行事以實用為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為有邪為無邪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

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澆焉者果如何邪此所謂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夷甫

衍而陶洪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

平叔

夷甫坐

談空不悟昭陽燬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細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
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
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
魏大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
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
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
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
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

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

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可因東山萬仞之高度為

功差易魏主不從

未幾崔浩告以事坐誅魏主肅亦為其臣所代

臣按魏肅夷狄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
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
言以詭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
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
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
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
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為其能書

耶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
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
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
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
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
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
息而不可測者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
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
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夫無貳者一也上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
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
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
崇儀物不必侈凜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
旨睹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
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
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
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內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

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友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

亂而止

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

斷盡城上以餓殂

又明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聖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股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麵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也臣下雖謀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

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
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
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
召危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
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
嫡嗣視王位如弊屣寒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
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正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弒取人之國
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
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
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

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
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
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漫灌敵境舉數十萬
衆而魚鱉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
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
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
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及統主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為內應導之以犯關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揔雄師或鎮上游當
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

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伯都

方且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

人倫之惡

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譽於襄陽

皆相東之姪也其後晉引魏兵殺繹於江陵

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

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以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末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

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待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為問使是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凜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脩德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

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
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
繼世之君克已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
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
脩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
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
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
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
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
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
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
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方
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
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
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
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
髡形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
而已爾其後我

朝舉兵南伐尋王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

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時元和五六年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

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護罪有死者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弒逆臣按李藩之對裴潏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一不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

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以其英明之主不應惑而惑故深惜之也自是而後以藥致疾者又三君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爲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亦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罷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

貶潮陽刺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
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
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
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
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暮年
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為人
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
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

農

工今之為民者六

四民之外

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
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
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
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又曰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
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
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
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
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
劉其略著千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
于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驟耳而所以相
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
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
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
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
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

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雜以僞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大學衍義卷第十三

卷之四